







上圖：大家bomb的字都很像，因此Bounce固定畫機器以免別人可以認識、記住他。

下圖：在多數塗鴉者眼裡，原來的都市景觀才是單調、枯燥而醜陋的。(雙電箱的制式彩繪)

模板塗鴉的主要目的，往往是在公共空間裡面發表意見。



### 評價塗鴉的江湖規矩

塗鴉圈有點像是武俠小說裡面的江湖，自有一套行事準則、評判標準與懲罰機制，一般社會大眾未必知曉。塗鴉者會受到塗鴉圈的尊敬或唾棄，大抵依賴底下幾個標準：

1. 風格 (style)：風格包括技術、創意與獨特性。使用噴漆罐需要長期的練習才能掌握自如。能否徒手畫直線、畫圓，既要直或圓又不斷線，也不能讓噴漆滴下，確實考驗塗鴉者的功力。構圖是否平衡、配色是否創新、漸層是否有層次、線條是否乾淨順暢，都是評判畫作好壞的標準。噴漆的基本功夫熟練之後，要在狂草 (wild style)、3D等風格上精益求精，既能發展自己的特色，他人又難以模仿。技術雖然是基本功，不過有創意或好的想法比技術還重要。

2. 數量 (saturation)：BOUNCE說：「真的要塗鴉的人，每個禮拜都要出去畫……你要每個點一直畫一直畫，讓人家每天看到」。反過來說，如果塗鴉技術還不成熟，塗鴉數量卻很多而密集，也會遭到塗鴉圈的抵制。像是2006年左右，在台北西門町與東區突然出現大量，而且面積頗大的，用很簡單線條勾勒的青蛙模板塗鴉，就讓塗鴉圈認為太不上道，明明還沒有準備好，就過份地佔據了太多的公共空間。於是大家群起加以抵制，在青蛙塗鴉上打叉，或者寫上大寫的「TOY」，以示警告與懲罰。

3. 選點 (physical daring)：能夠在身體不太可能到達、意想不到或是很危險的地方塗鴉，一方面是塗鴉者的自我挑戰，一方面可以贏得塗鴉圈的讚賞與敬佩。CHEK在台北圓山橋橋墩下的巨幅畫作很為塗鴉圈所樂道。只要搭乘捷運淡水線，經過圓山站的時候，一定不會錯過。河水中的倒影讓塗鴉的面積加倍，更神奇的是CHEK的水中倒影仍然是CHEK。

4. 勇敢 (social daring)：「非法」「偷襲」「未經允許」是塗鴉的特質，就是這樣的特質產生了樂趣與價值。BOUNCE說：「對合法塗鴉者而言，塗鴉重點是風格的發展。對非法塗鴉者而言，塗鴉應該在街道而不是畫布，應該是神出鬼沒而不是公開活動，否則就失去了它的本意。」所以如果幫一家夜店牆壁創作，那只能叫做彩繪，因為作畫過程過於安逸；如果過於商業化，將精力放在商品的設計上，那也不叫做塗鴉。

5. 曝光 (exposure)：名聲是塗鴉者最終的成就，而媒體報導則是快速成

名的方法。多數的塗鴉者在成功塗鴉之後，通常會拍照存證，甚至將圖像上網，這樣可以突破地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，讓更多不同的觀眾有機會看到。有的塗鴉者則除了藉由選點，讓塗鴉作品在都市空間中曝光之外，也會藉由塗鴉內容創造的社會議題，吸引媒體的注意。不過媒體報導也是雙面刃，它同時吸引了更多社會大眾的目光，甚至親身前往觀察，但是同時也可能導致塗鴉更快速地遭到清除。

### 是誰對都市景觀不滿？

不同於紐約地鐵塗鴉的社會脈絡，台灣的街頭塗鴉者來自一般家庭，很多從小美術天分便受肯定，大多順利進入大專就讀。他們塗鴉的動機並非來自直接對抗或不滿。他們只是為了展現自己的美術天分、讓自己為社會所看見，或者有话要說，將塗鴉當成街頭的麥克風。

他們似乎對於中產階級所形塑的整體都市景觀感到不滿，也是對於整個守規矩、守秩序這種公民角色的不滿，想要跳脫常規，可是又不直接挑戰。透過塗鴉，找到團體的認同，在這個圈子裡，有自己的術語、行規、智慧/技巧、評判標準，能夠得到尊敬與名聲甚至往商業體制發展的機會。

儘管有許多人或政府將塗鴉視為都市之癩，認為塗鴉破壞都市景觀的乾淨、整潔與美感，不過在多數塗鴉者眼裡，原來的都市景觀才是單調、枯燥而醜陋的，而塗鴉可以美化市容。目前台北市政府設置了五處塗鴉專區，塗鴉者並未強烈反對，認為可以在不受威脅、安靜、長時間的條件下塗鴉，作品的完整度較高。不過，其前提都是不能因為有合法塗鴉專區存在，將其「貧民產化」，因而限制其他空間塗鴉的可能性。對他們而言，非法塗鴉的快感、對體制的挑戰、不受約束的創作自由、對公共空間公共性的重新定義，仍然是街頭塗鴉的核心要素。

(本文根據「畢恆達、郭一動、夏瑞媛(2008)台灣的街頭塗鴉文化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, 70, 79-120。」改寫而成。)



CHEK挑戰在台北市圓山橋橋墩下創作巨幅塗鴉，很為塗鴉圈所津津樂道。

畢恆達  
任職於清華大學建築研究所，擔任木工師傅的畢恆達，曾轉向建築師學習。對於建築與人也相當有熱情與興趣，曾參與大學生活空間改造計畫。這組照片攝於畢恆達與同學中的繪畫社所製作的空間，讓他們的空間更多元、更鮮，而恆達一直有《空間改造》的夢想就是「創」的。畢恆達的創作，在都市空間中，常常能與社會產生對話。